

古代屠城是每个人都要找出来处死吗？

屠城，并不是大肆杀人那么简单。

刚开始，城里的百姓并不会马上被杀，而是要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搜刮，直至身无分文。漂亮的女人被拉去强奸，男人被拉去助兴，一个接一个地杀掉。

下面我用扬州十日亲历者的记载，讲讲屠城的惨烈过程。

明末扬州士人王秀楚，亲身经历了清兵在南下过程中对扬州的大屠杀，是事件的幸存者之一。事后，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《扬州屠城亲历》（又名《扬州十日记》），详细记载了他所经历的屠城的全过程。其血腥、残忍的程度，着实令人震惊。

这篇长达 8000 字的文章，除了清初和清末，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人知晓。可能是被南明传抄到了日本，总之，依据鲁迅先生的说法，到光绪年间，这篇文章被留日的中国学生在东京等地的图书馆找到并抄写下来，得以重新输入中国。

接下来，就让我们跟着王秀楚的回忆，重回那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。

1645 年（乙酉年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，清兵突破了扬州城的北大门。

在此之前，大批因为战争而南逃的难民也进了城。比如王秀楚的姻亲（小舅子）一家，就为了躲避瓜洲的乱兵，跑到扬州城来了。谁能想到，为了躲避南边乡镇上的乱兵而深入扬州城，正是更加可怕的噩梦的开始。

由于消息不通，加上一旦有大事发生，民间总是谣言四起，譬如有的说清兵已经进城了，有的说还早着呢，甚至有人说清兵在哪里哪里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惨败。王秀楚并不知道事情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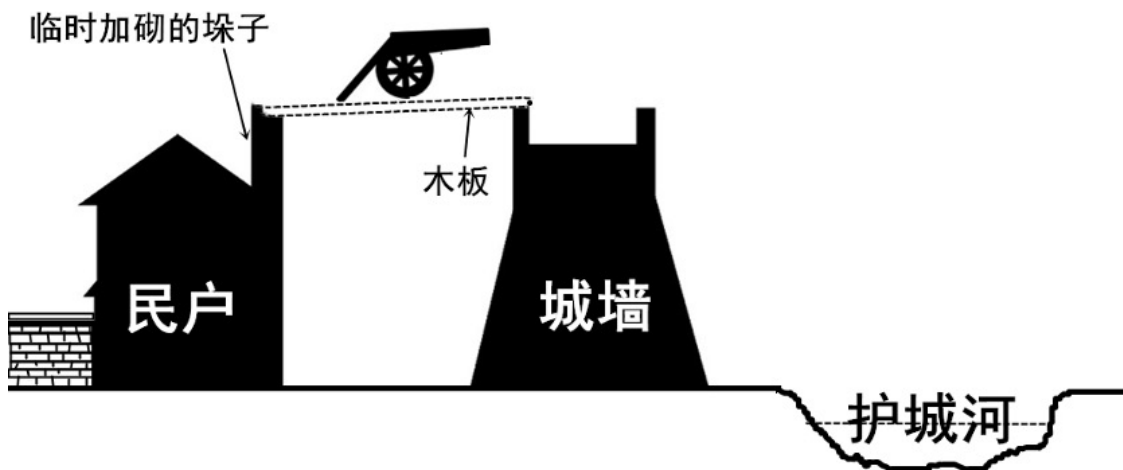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街上已经完全乱套了。

一大早，王秀楚就看见一群被发跣足、衣衫不整的人往南疯跑，这个场面吓得他不轻，抓住一个问怎么了，那人喘得说不上话来。

还没等弄明白，忽然就有几十匹马奔腾而至，扬尘四起，十分狼狈。他们的中间拥护着一个人，正是督镇史可法。原来北面已被清兵攻破，官兵想从东关出去，突围不成，就改从南关走。在那时，就算是一等一的将领，消息也是完全不通的。到这份儿上，王秀楚判定，敌兵绝对已经进城了。

所谓「兵败如山倒」，城墙上的守兵知道大势已去，加上清兵从各处蚂蚁般爬了上来，就纷纷往下逃。

城墙狭窄，捷足先登的清兵提着刀一通乱砍。慌乱之下，守兵们相互拥挤，有的索性从城墙上跳下去。先前督镇安置的大炮太大了，城墙的过道狭窄，于是就在居民区盖墙，在城墙与新墙上放上一个巨大的木板当炮座。此时，木板就成了逃生的工具，都趴在板上急爬，想爬到民居上去。



扬州城防临时增加木板搁置红衣大炮的示意图

可是新搭的木板不牢固，有的中途翻了，人就像秋叶一样纷纷掉落，摔死了十之八九，肝脑涂地，有的腿骨都撅了出来。有幸爬到房顶的，开始在屋脊上跑。住户屋顶上响起瓦裂、刀撑、石落的声音。守兵们从屋顶下到院子里，就往住户的深闺、地窖里藏，屋主呵止也没有用。

王秀楚去门口看，所有的住户门窗紧闭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

军队有军队的组织，划分片区是必然的，小队有小队的分工，配合作战也是必然的。

屠城不会漫无目的，不讲技巧，不会抓小放大，丢三落四。清兵迅速实施分区控制，各自把街巷分配好，再进行下一步。而

下一步也不是直接杀人。因为直接杀人再去搜刮，效率太低。人已经把钱财藏到了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得让他们拿钱换命。

城中人，屋中民，篓中鱼，板上肉。接下来出现在王秀楚眼前的，是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清兵。这些骑兵逐户叫门，尽管离得不远，他还是没搞清楚这是要干什么。直到近了，才明白是在挨户要钱。

所幸这伙兵要的真的不算多，不管给多少，只要能拿出来就可以。真的没钱，也就是手握大刀往脸前一招呼，刀尖停在鼻前，没有真正伤人。然而，不幸就在于有幸的短暂。这其实只是初来的清兵不熟悉情况导致的，等大体走了一遭，摸清了本区贫富的状况，加上向导的指引，他们的态度立即就变了。

王秀楚住的地方，是富人聚集地。

他是个聪明人，早就嘱咐家里人把衣服换成乡下人的模样。在以前，城乡差距特别大，穿着差异也很大，乡下人的衣服都是粗布，又破又烂。可是王秀楚的行为和外貌，依然很容易地出卖了他——书生长得又白又嫩。

当时他出门应付差事，不料，一个距离较远的清兵突然指着他说：「抓住这个穿蓝衣服的！」吓得他立马往小巷子里蹿，跑出了毕生以来的最快速度。那个追他的兵下马，脚还没落地，他就跑远了，那个人也就没再追。

潜回家后，家里人都说，这绝对是街区导致的，这里住的都是富人，你长得就不贫穷，不挨宰才怪。

一家人商量着不能再在这鬼地方待了，得去贫民区。

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要钱不止一轮，是一茬接一茬的，往复无穷，你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究竟有多少钱，有钱的给少了会死，没钱的直接就死。

更加可怕的是人心，有趁机报仇的。有个富户被人举报，说他家太富了，有多少多少资产。清兵随着向导去要钱，富户拿出了一万两，结果还是被弄死了。

此时，王秀楚的大哥跑来，带来了一个确切消息：「中街已经开始屠杀了！不能再留在这里了！我们兄弟一起走，万一不幸，死在一起也没什么遗憾。」

王秀楚有几个兄弟，贫富不一，其中老二最贫困，住在何家坟。通常来讲，城市里叫什么坟的地方，都是比较荒僻的所在，是贫民的居所。

扬州城是明代最为繁华的地方之一，有十万户人家，士、农、工、商，三教九流，汇集于此，犹如蚂蚁泛滥（十万室，五民蚁袭）。

嘉靖年间，扬州又加盖了新城，新城把旧城绕了一圈，把以前的贫民区也纳了进去。王家老二在那边住，在穷人中算是富人，因为据我分析，他家住的是砖房，但周遭都是草屋。

他们相信，贫民区的搜刮肯定比富人区轻很多。

于是，一家人，包括大哥、小弟、嫂子、侄子、媳妇、儿子、两个妻妹（小姨子）、内弟（小舅子）等，一路又躲又藏，逃到了何家坟。

但是，贫民区并不比富人区安全。

试想，谁搜刮富人区？谁又搜刮贫民区？难道不受重视的非嫡系，能比嫡系更富裕、更文明吗？

时间已到了傍晚，何家坟的大屠杀进行到了二哥家门口，一群人被吓得惊魂失魄。加上二哥家里的，十多个人，躲无可躲，只能上墙，藏在屋顶，用一个雨毡裹着。因为当天夜里下起了大雨，雨水持续了很多天，把人满为患的扬州城搞得泥泞不堪。

在天沟（古建筑屋顶坡与坡的结合处或两跨间的下凹部分），一家人伴随着街上随处响起的哀号声一夜无眠，直至后半夜街上没动静了才敢下来。



夜里有人放火，光是近处就有十多个着火点。火烧了一夜，第二天才渐渐熄灭。等天亮，一家人又往屋顶上躲，才发现天沟里早就藏着十多个人了。

天沟是视觉死角，本以为安全点，谁知道东厢突然蹿上来一个人，后头跟着一个提刀的卒子。那个卒子训练有素，攀檐走壁，如履平地，就跟会飞似的。踏着屋墙追赶逃跑的人，逃跑的人拼了老命跑，因为先发优势，离他较远。那卒子见到距离较近、目瞪口呆的王秀楚一家，居然朝他们来了。

人们纷纷往下跑，慌乱之间，一家人各奔东西。王秀楚和他的兄弟在一起，但和其他人跑丢了，谁也联系不上谁。

所谓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。居民躲的躲，藏的藏，清兵搜的搜，刮的刮。躲藏的人忍饥挨饿，疲惫不堪。搜刮的人也生气，因为人藏得很深，找起来很费事。于是，屠城中的第二轮引蛇出洞开始了。

有专人拿着符节（公文）宣传，重申只要出来排队，就能保障大家的安全。话虽这样说，可他们杀人大家都看见了，都怕，都犹豫。不过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死只是迟早的事。

就这样，躲无可躲的人们，真的听信了他们的鬼话，纷纷出来了。

王秀楚躲着的地方，出去了 50 多个，其中一半是女人。王秀楚兄弟见出去的人多，觉得与其东躲西藏，被乱刀砍死，不如随了大流，出去排队，兴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于是去排队，结果果然遭了一轮搜刮。

王秀楚靠其特殊的走位躲过了搜刮，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，总之就是躲过去了，但他几个兄弟身上的钱全没了。

在队伍中，他看到了朋友朱书兄的两个妾室，都披头散发，露着背，小腿插在泥里，其中一个还抱着女婴。孩子哭得太响，惹恼了当兵的，就拿鞭子抽她，把女婴夺走，摔在泥里。接着赶着众人走。

其实带着他们的只有三个兵，分列前、中、后，都手持武器。可没人逃跑，因为逃跑后的遭遇兴许还不如现在。

队伍缓慢行进，凡有走不动的，就被殴打，甚至被杀。跟着队伍走的王秀楚，也就看到了沿路的悲惨景象：

路上全都是婴儿的尸体，有的被马蹄踏烂，有的在大人冰冷的腿上躺着。地上的人都是被砍死或戳死的，脑浆和肝肠淌了出来。到处都是哭声，走过一条水沟，一个水池，两下里都已被尸体填满。乍一看，全是人的手脚。血流到了水里，殷红碧绿，化作许多颜色。

队伍被带到了一个商人的宅邸里。

似乎已经能够感觉到，那些打着官印的安民符节，都是骗人的。把人带入高墙庇护的深宅里，目的就是方便玩虐。

即将开始的，正是针对男性居民的屠杀和针对女性居民的强奸。

宅邸里等候的卒子，早就拘禁了数名长得很漂亮的女人，见到外出的兵卒骗来了那么多人，哈哈大笑。厅堂里还有被俘的中年女人在缝制衣裳，这是因为连阴雨天，被俘的美女衣服都肮脏不堪，他们自己也脏，就让手工活不错的中年女人缝制、浣洗衣服。

外面都是泥，队伍里的女人身上很脏，他们逼迫所有女人换衣服，这些女人不得已集体更衣，隐私尽露。随后，他们拥着女人喝酒作乐，等玩够了，便去杀人。

男人都被一一绑住，然后又一个接一个被叫，一个接一个被杀。王秀楚本来想着一死了之，但此时有了逃跑的机会，因为俘虏人数众多，而看管人数很少，又是靠隐蔽的走位，潜身从后厅穿到了后室，爬过马厩，穿过了几个宅子。可是，后面唯一一个可以通往外界的小巷被封得死死的，于是他竭力把门扉摇坏，摇得手指都出血了，方才跑了出去。

外头就是城墙根，到处都是骑兵。

于是他撤身跑到了刚才那座宅子旁边的宅邸，寻找藏身之地。可这时候发现，凡是能藏身的地方，全都有人，都不许他加入。五进的大院子，竟然没有一处可以躲的地方。一路到了前门，门口外就是大街，兵丁络绎不绝。他只好再折回去，就近钻到一个屋里，爬到了一张床的仰顶上，趴上面躲着。

气还没喘匀，就听见隔壁的哀号。正是弟弟的声音，又听见刀砍击的声音，三下，就没动静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是二哥的声音。

二哥哀哭说：「我家地窖里有钱，我去拿来献给你们好不好？」又是刀砍的声音，也没了动静。

王秀楚的眼泪都哭干了。

在仰顶上太危险，二哥刚死，一个卒子就带着一个女人进来了，想要在这里实施强奸。女子求说这里靠街面太近，得换个地方，于是就离开了。王秀楚就在床上头，古代架子床的仰顶并不能够承很多重，有的还有镂空，让他差点暴露。于是又爬到了梁上，房梁下有席子遮蔽（类似于现在的吊顶），他在梁上躲了不知道多久。

他听到街上每有数个骑兵过去，就有几十名男女在后面哀号，不知道会死多少人。渐渐地，外面没了动静，他就爬下房梁，去街上看。

天色已晚，满街都是死尸，低着头轻声喊，也没有应声的。街上偶尔还有兵马过去，王秀楚边走边躲，走到了大哥家里。发现大门紧闭，又不敢叩门，等了好一会儿，听见里头有大嫂的声音，于是叩，开门的竟是自己的妻子，真是大喜过望。

进门后知道原来大哥也逃了出来，提前回来了。至于妻嫂，本来被抓住，送到了个满是俘虏的屋里，结果抓人的卒子有别的事走了，嘱咐另一个卒子看着。那个负责看守的卒子不愿意傻待着，拉着王秀楚妻子的妹妹出去强奸，就没再回来。众人得以活命，各自解套回家。

第三天，屠戮愈发严重。

城内还活着的百姓，也寻找到了活命的办法——躲到乱葬坟里。王秀楚的妻子，就是其中一员，这时要领着家人一起去躲。

藏身的地点在一堆烂草间的棺材后头，王秀楚一家缩着身子躲着，身上搭着破草席。可是一抬头就露头，一伸脚就露脚，怎样空间都不够。大白天的，坟地里竟多数是活人。一家人匍匐着不吭声，但附近来了兵，有个兵一举刀，附近立即传来一片惊恐的哭声。

事情就是这样，你能忍住不叫，可你能管得住别人的嘴吗？

清兵来这里玩杀人游戏，他们杀了一整天，「杀掠愈甚，积尸愈多，耳所难闻，目不忍视」。所幸，王秀楚一家藏的地方非常隐蔽，终究还是没被找到，得以躲到了夜里。

但是坏消息不断，王秀楚的嫂子也被人劫走了，从此再没回来。

白天杀人，晚上休息，是屠城的特征，黑夜是隐匿者最好的保护。

此时的王秀楚，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搜刮，竟还是有钱的。但很快，他就被敲诈光了。首先是当地的一个汉奸向导，狠狠敲诈了他一笔。那向导通过喊清兵抓人挣钱，既能拿那边的奖赏，也能敲诈这边的钱财。不过奸亦有道，也倒拿钱办事，拿了王秀楚的钱，就引着清兵去别家了。

惊魂未定，王秀楚又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兵发现了，又被敲诈了一笔。王秀楚藏在各处的钱，马上也要见底了。

这个少年兵狠厉好色，还想当着他的面强奸他的妻子。怀孕九个月，也不放过。王秀楚提前用血染了妻子的裤子，就是为了骗敌兵说妻子怀的是死胎，非常晦气，非常可怜，才得以逃过强暴。

少年兵还俘虏了一个少妇，一个小女孩，一个小男孩，应该也是为了强奸。小男孩很饿，向母亲要饭，惹得少年兵震怒，提起刀就把他的头砍裂，随后带着少妇和小女孩走了。

靠隐蔽走位和不断贿赂躲过数次劫难的王秀楚，藏身的技巧已然十分高超，可还是被一轮又一轮的搜捕抓住。所幸狡兔三窟，他还藏了银子，每回都因为能拿出钱来而活命。但是，这拨过去，紧接着的下一拨根本就不认上一拨的赦免，同样让人拿钱。拿不出来的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
装穷，是活下来的技巧之一。

但不能真穷，最后还是要拿钱的，否则就是死路一条。

在屠城中活下来的大多数普通人，往往是因为有人网开一面，但这样的事太少了。晚上，再度走失了的王秀楚的大哥突然回来了，说是白天被人劫去挑柴，完事后居然还给了一千文的劳务费。不仅如此，那个带头的还发了令旗把人放还，以防止他被屠城的兵杀掉。又传说有个姓王的将军，驻所在本坊间的李宅，不仅不杀人，还救人。屠城的命令下达后，不许下属杀害

无辜的将领，也往往控制不住局面。自然地，他的属下也跟着大流杀人了，但被他劝止的也有不少。

屠杀进行到了第五天，有传闻说钱财都被搜光了，下一步要洗城。

洗城，就是全部杀光，一个不剩。

这个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的，但百姓深信不疑。还活着的百姓，有一大半半夜冒死绳缒下城，但是，城墙外头，迎接他们的，却是另一个残酷的地狱。那里不光有清兵，还有结伴行凶的亡命之徒。

这世道，哪还有什么法律？

这天，一个鼠头鹰眼的悍兵发现了王秀楚的妻子，想要强奸。他的妻子不从，那人便发了狠，拿刀背拍打，她皮开肉绽，鲜血染透了衣裳。那人又拽着她的头发拖出去，到大街上，走几步，就用刀背砍几下。好在遇上了一队骑兵，骑兵跟那人说了几句满语，那人就丢下人跟着走了。

何家坟又有人放火。

那里贫户多，住的大多是草房，草房被大火烧到，很快化为灰烬。纵火，就是为了取乐，也是为了逼迫藏在里面的人出来。人果真被逼出来了，在外头等着的兵兴奋起来，一个一个地将他们斩首。

当活人不易，当死人反而简单。

这是王秀楚得出的道理，也是当时的真理。他索性全身涂满臭泥，淋上人血，与堆积如山的尸体躺在一起，生死反未可知。

大哥有令旗，但是没有用，还是得装死，装死的过程中，被人抓住了。王秀楚远远地看见一个兵正在杀大哥，比起王秀楚，大哥很有一股子蛮力，抓着那个兵相持。那个兵拗不过大哥，竟被甩开。大哥撒下人就跑，当兵的去追，双双消失在了街巷。

过了半天，装死的王秀楚跟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赤身散发的人，几乎没把他吓死。

正是大哥！

可大哥后头还有人！

原来还是被抓住了，既然被抓住，就必须拿钱赎命，大哥身上没钱，糊弄当兵的说弟弟有钱，是来找他要钱的。

当时王秀楚只剩下一锭银子，就全拿出来，献给了清兵。这清兵不满意，嫌太少，觉得受到了侮辱，开始砍大哥。大哥被砍了几刀，躲着跑。接着砍，大哥一边流血一边跑，血喷了一百多步。

当时，王秀楚还有个五岁的儿子，名叫彭儿，十分聪慧乖巧，从来都听话不作声，在坟地里也很乖，没闹过动静。此时，彭儿拉着那个兵的衣服替大伯求饶。那个兵就用彭儿的衣服擦刀，擦完刀，当着彭儿的面，又是一刀，把大哥砍得昏死过去。

他又拽着王秀楚的头发拖拉，让王秀楚给钱。王秀楚说，真没钱了，但是还有两瓮首饰、服饰，藏在洪家宅。

于是去拿瓮，瓮里的首饰和好衣服被那个兵劫掠一空，就留下几件破烂。又看见彭儿脖子下衣服里藏着个银锁，也给拿走了。走的时候，他警告王秀楚说：「我不杀你，自有人杀你！」

据此，王秀楚怀疑，传说中的「洗城」是真的。

尸堆上的邻人请他一起抛弃家人，绳缢出城，他选择了拒绝。不愿意走，是因为这里还有妻子，还有大哥。

他是个苟且、惜命的人，还有很强的大男子主义，对待女人总是双标，譬如指责被强暴的女人为什么不能殉难，而他自己却剃发易服，磕头作揖，不断贿赂敌人，只求能留他一命。但是，我们不能说他活该，不能说他毫无廉耻。

最起码，在大家都确定清兵要洗城的时候，他依然不愿抛弃家人。

有人拿扬州之屠和江阴八十一日对比，说明末的扬州人不能全城殉难，实在是没有骨气。这些人就比屠城者更加冷漠，是为了好看而让别人去死。事实上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像扬州之屠里平民表现的，才是绝大多数。

面对屠杀，不屈的是英雄，逃生的是凡人。我们不能把英雄视作平常，把凡人骂成贱骨。

王秀楚把大哥安置好，继续和家里人假冒尸体。他们不能全待在一起，如果那样，一个被发现，等于全都被发现，钱没了，东西也没了，再被发现，家里就没人了。有的在尸堆，有的在粪坑，尸堆已有恶臭，粪坑里的臭汤更是恶心，他们藏在人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依然惶惶不可终日。

后来，一个红衣服，黑靴子，带着身穿黄背甲随从的满人将领发现了王秀楚。他的后头还跟着好几个扬州本地人。那个将领告诉他，明天就要封刀了。

封刀，就是不许再屠。也就是说，之前的屠杀，是军令允许的。

这个将领给了他们几件衣服，一锭金子，又问他们几天没吃饭了，带他们去吃了一顿饭。

封刀是真的，但下头的人未必全然执行。还是抢掠，还是杀人。

直至五月初二，情况才算安定。这是因为被夺占的州县安置好了清朝的官吏，已经成了清朝的地方。有清兵举着安民牌巡街，让大家安心，又令各寺院的僧人和百姓收拾尸体。

王秀楚看过焚尸簿，前后共有 80 余万死者。

五月初四，天才放晴，因为连日下雨，路上的尸体都被泡得发青，胖大恶臭。到处都有烧尸的，一时间城内青雾缭绕，到处是哭泣声，鬼神为之含悲。

直至初五，躲在坑洞、粪坑里的人，才陆陆续续悄悄走出。但白天还是不敢留在家里，天没亮就去坟地躲着。

躲着是对的，官方虽不许杀人了，但因为秩序未定，劫掠从来没停止过。来一拨人，就恐吓着让人拿钱拿粮，不听话的就打，用棍杖打，有打死的。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哪个部分的，不过，想来既然官方禁止再杀，就不会有兵傻到要穿制服办事。

王秀楚的大哥身受重伤，头也被砍坏了。王秀楚为他剪了头发，洗了澡，烧灰止血。他把二哥、小弟的死讯告诉大哥，大哥不能说话，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大哥的伤势太重，终于没有挨过去，死在了重见天日的第二天。

王秀楚说不出话来，唯有同这世上万千失去亲人的人一样，对着哥哥的尸体长声哭泣。

短短几日，一家八口，只剩三人，其他家庭又能好到哪里去呢？扬州的这十日，是恐怖炼狱般的十日。事后，王秀楚把这永生难忘的经历记了下来。相信当时还有不少文人的记录，但是都没能传下来。

亲历记写出后，应当流传过相当一段时间，不仅在南明有刊印，日本有刊印，清朝内部也有流传。譬如清代史学家徐鼐（1810—1862），就曾在他所著的《小腆纪年》中说，他曾读过王氏的《扬州十日记》。但是扬州之事，封口极严，不为绝大多数人所知，所以才有了光绪年间在日留学生抄送回国事件。

没有这样的记录，谁又能知道这繁华之地，曾发生过那样惨无人道的事呢？出现在未来志存的，会是轻描淡写的「屠城」二字，甚至不会出现这两个字。

有不少人对王秀楚所说的 80 万不予置信，依据明代扬州城的人口规模来否定这个数据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这个数字太大了。但是，进而说「扬州十日」是虚构的，则大可不必。

当时的扬州城，是各方避难的场所，城破前就有许多难民涌入。

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，民国时，土匪刘黑七对费县朱田镇大泗彦村进行屠杀。大泗彦村修有两个圩子，四座门，还有炮楼，小股土匪不敢骚扰，所以当时很多避难的都往那里借住。本村人口 92 户，637 人。来避难寄居的有近 400 人，统计 1030 人。事后统计，村里被杀死了 947 人。

我们不能说，大泗彦村只有 600 来人，不可能被杀死 900 多个，还得出刘黑七没屠过该村的结论。

扬州城外「寸寸节节，精房密布」，城内人口密度更是恐怖，容留了很多难民。因此，80 万这个数，虽说难以置信，但也有一定的可能性的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个人记叙是有其固有缺陷的。它真切，但因为是单线，不能统观全局，一些回忆和当时的记录对不上号也是有的。但那历历在目的屠杀景象，绝非能够信口编造。正如那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，现在依然有否定存在派、数量商榷派

和的确存在派。但是，亲历者讲述的那些恐怖场景，是能够轻易否定的吗？

王秀楚的记叙也是如此的，他个人的经历我们完全相信，但是，它不全面，会让人误以为扬州人民都忙着活命，没有反抗者。

但事实上，史可法死后，扬州城内出现了巷战。

史可法兵败后，刘肇基率所部 400 人城内展开抗争，其本人与副将乙邦才、马应魁、庄子固、汪思诚等人全部壮烈殉难。

而扬州城内，官民抗争者也很多，殉国者不计其数。如秀才高孝缙、王士琇、王缙、王绩、王续，武生戴之藩，医生陈天拔，画家陆愉义，市民冯应昌，船夫徐某，等等，都因不屈而死。死节的妇女，也多到不可胜纪。

有人壮烈，有人怕死，这是正常的。

有人残忍，有人恐惧，这也是常见的。

屠城之所以残忍，不仅仅是其执行者的暴虐，还在于宣布屠城者，不一定是素以暴虐著称的将领，还可能名声不错，如刘邦、项羽、韩信、光武帝刘秀、曹操、唐太宗李世民等，都曾下过这种命令。

屠不屠城，都是事先约定的，胜利者往往是对那些久攻不克，或者拒绝投降的城市进行屠杀，如项羽打外黄，连日不克，等

外黄投降了，就把城里年龄大于 15 岁的男性居民召集起来，全部活埋。

有的屠城甚至没有缘由，只是觉得攻克一座城池，就该搞屠杀。如《清史稿·阿敏传》记载，阿敏问别人：「既然都把城池攻克了，为什么不屠杀里头的居民呢？」攻克一座城池居然不搞屠杀，这件事他是想不通的。

对胜利者来说，屠城是有太大的好处的。城市里有巨额财富，可以激励士卒奋勇杀敌，不费力就让士卒满意。一如饥饿的猎人遇见了猎物，不杀反而奇怪。

不过，屠城一直以来就是无道的象征，所以凡追求「内圣外王」的胜利者，对这种总要隐匿。屠城事大，有的当时就被人宣扬了出去，有的则隐瞒得很好。

正如扬州十日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它都不为人知，甚至不为扬州百姓所知。但那痛苦的群体记忆，却一直扎根在人们的心里，使人讳莫如深，让人的心中总燃着一团愤怒的烈火。人们用明里暗里祭祀史阁部的方法进行思想上的对抗，意为虽威武而我不屈，超过百年而不止。史可法在扬州人民心目中的分量，就是对屠戮者不服的明证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